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五回 選子女滿堂學藝 貪色慾一劍除根

七言截句兩首曰： 選奴擇婢共珠帷，不學拈針理繡絲。歲月潛修文武藝，要將名姓唱丹墀。

笑爾迷花滋味長，如天色膽正飛揚。幸逢一劍除根早，免似雄狐隔世償。

話說無礙子見韓氏吩咐去了，遂道：「我聞得皇家制度，子女上了書堂後，就要撥人伺候伴讀。」韓氏道：「有的，前次聽見王爺說過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既有這個道理，夫人可吩咐令史去對長史說，往宮中家奴名下，要與郡主年紀相仿的家生子女，挑二十名來，待我選擇清秀有福分的，男女各四名就夠了。上房使令與那伴讀的子女，收拾頭面、裹腳的女人，也得四名。」韓氏道：「要得狠，師父只管開在單上。」無礙子遂提筆了，又對韓氏道：「漿洗衣服，粗用打掃，也得四個婦人。」韓氏道：「必定要的，只是此間離大廚房甚遠，只好另設一個廚房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也是一定要的，又須庖婦兩名，守門太監兩名，擔水抬物太監兩名。」照單開來，已有二十二名。韓氏道：「可要買辦一名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我可不必，這屋內都是婦女，買辦必是管事人，不便出入，只要就上房使令的婦人內揀選一名，總理其事，日常需用什物，開單令太監傳遞出去，也甚便易。」韓氏道：「甚好。」遂接過所開單子，令使女傳與令史，照單撥齊，送到寢宮內，揀選定了，再行分撥。遂令傳齊轎夫，仍回寢宮，與無礙子閒話。

無礙子又遞一單與韓氏看道：「這些東西一件也少不了。」韓氏接來一看，都是書籍，文房器具，並定做小弓箭，槍刀戈矛棍棒，無一不備。紙尾又開琴棋畫具，碑帖及雙陸、投壺、鞦韆、繩索、畫板之類，下層又開沙囊、沙袋、木椿、鐵椿、石球、短石柱、高低板凳、大小木梯、竹籬等物，總共有五六百件。韓氏笑道：「這些武藝如何都學得來？師父所望過奢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還是急用的東西，往後所需尚未開出來哩。」韓氏遂令使女傳出去置備。當日無話。卻說韓氏與無礙子往看新造樓屋時，那伺候人內，有一個管內務的副使張超然的兒子，叫做張其德，年才十八九歲，初知人道，即仰慕韓氏的姿容，眠思夢想，不能夠一為親近。這日出來，喜出望外，擠在眾人內，看他一眼也是好的。遂伸長頭頸，望那第一乘轎必是韓氏，豈知是無礙子，不看尤可，看了魂飛魄散，再看第二乘轎，乃是韓氏，覺得不及了，竟把韓氏之心，頃刻移到無礙子身上去了。隨著轎，不轉眼的看他人去，又呆呆的等他出來，直送進宮內，神魂顛倒，竟欲隨轎進去，被守宮太監打將出來，方知覺。遂細細打聽，就是此人搬入新屋內住，又不覺手舞足蹈。原來，他家就住在東首小門口的側廂內，自謂可以到手，日日打聽搬的日期，猶如得了做親的日子一樣快活。你道可笑不可笑。也是他命該如此，所以發此奇想。此是後話，且擱過了另說。

再講令史將發要派宮女及挑選子女的原單，寫信寄與汴梁，長史不敢遲延，趕著派齊送來莊上，令史隨往宮門稟知。韓氏邀同無礙子到書房坐定，先叫挑選的子女進來。一會兒都來，齊齊叩見。韓氏叫他們走近無礙子身邊，聽候挑選。無礙子一個個問些閒話，撫摩頭面，又拉手細看，挑來挑去，選了四男四女，都是眉清目秀，體態端莊的。韓氏看了也覺可愛，其餘的發還本家。就這選定的八個子女，看那單上開著名字，第一個男童名焦葉，是陳家次子；第二名男童名桃紅，是畢家四子；第三名男童名荷香，是祁家的次子；第四名男童名柳枝，是阮家第三子。韓氏道：「這原來的名字都好，不必改了。」再看那四個女童，第一個名叫素蘭，第二個名叫梅影，第三個名叫梨雲，第四個名鬱李。無礙子道：「題的名字都好，一發不用改了。」韓氏道：「不但人兒好，連名兒都取得齊整。」遂喚使女們領他們去見郡主，一同頑耍。

又看所撥上房使令的宮女四名，單上開著沈翠眉、黃金釧、蘇遠香、裘素蟾。遂令進見，無礙子都令立近身來，一一問話。韓氏從旁觀看，沈、黃、裘三人都生得面貌端方，身材裊裊，惟蘇姓這人較眾粗鹵，及聽其聲音，破而且大。無礙子問道：「你是自幼進宮的呢，還是長大了選的？」蘇遠香道：「是緣坐人犯家屬，分派入宮的。」韓氏道：「如此，你不是閨女了？」蘇遠香紅了臉道：「沒有嫁過人。」無礙子道：「眉散腰粗，必不是童身。」蘇遠香低頭悄說道：「路上被人糟蹋過，其實沒有嫁人。」韓氏道：「在郡主那邊伺候卻不便。」遂令傳於守門太監，轉發令史，將蘇遠香仍令回宮，另換一人抵缺。無礙子道：「且點驗完了，恐怕還有掂掇，亦未可知。」韓氏點頭，遂令站在一旁，又看單上所撥漿洗粗用宮女四名：潘桂兒、林綠環、花見羞、白於玉。韓氏喚令進見，遂魚貫而入。無礙子挨排看去，都在二十以外，忽見第四人年紀不過十六七歲，生來體態不同，眉目秀朗，而左眼角有硃砂癍一點，甚覺俏麗。韓氏亦笑指白於玉道：「這人怎麼派入漿洗粗用單內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如何，正好與蘇遠香對調。」韓氏遂將單子遞與無礙子換正，也令站在一旁。

又看司廚宮女兩名，單內寫著：羅紈兒、周青黛。喚令入見，到也潔淨，面龐都有三十來歲。無礙子問周青黛道：「你們在宮中派何職事？」周青黛道：「本是司廚的。」聲音十分清亮。韓氏道：「你若大年紀，聲音倒這樣嬌嫩？」青黛低頭不語，羅紈兒忽笑一聲，無礙子道：「你這笑，必定有因，可說與我知道。」羅紈兒初時不肯說，被韓氏盤詰不過，只得悄悄的道：「他是石女。」遂大家都笑起來。無礙子道：「這才是得用的人，狠好。」

韓氏又看守門太監兩名，粗用太監兩名，遂道：「這臭太監也不必看他，遂傳與令史，將撥來宮女、太監都發在新屋內居住。使女們即領出，交與令史去了。」

又傳進選擇遷移吉日的帖子進來，韓氏看是十二月十四日戌時，進屋大吉。遂傳遞無礙子看了，又在指尖上掄了一輪道，「這日子甚好。」韓氏遂叫傳與令史知道，就是這日遷移。

無礙子道：「還少了一件事。」韓氏道：「何事？」無礙子道：「這新造樓房，沒有題個名字，只叫新屋兩字，覺得不雅。」韓氏道：「就請師父題個名兒也好。」無礙子想了想道：「有了。這屋原為郡主學習武藝之所，總名就叫藝圃，就寫個匾額，用潤澤青石鐫刻，嵌在牆門頂上。」韓氏道：「樓上樓下索性也題個匾兒懸上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也有了。樓下匾額，題個『崇本堂』三字，用楠木洋青字。樓上題『好居樓』三字，用洋青底黑漆字。對聯留著，等郡主大了，自家題罷。」韓氏笑應一聲。無礙子另寫一單，遞與韓氏，遂令傳與令史趕做，要懸掛好了才遷移。使女接著，隨即傳出去了。又有使女來請用膳，韓氏邀了無礙子，回到堂中，剛要坐下，忽見瑤華飛跑的哭將出來，滿地亂滾，嚇的韓氏連忙抱起，正要問明緣由，早有宮女來報：郡主奶娘死了。韓氏道：「他好端端的，是什麼病，死得這樣快？」宮女們回道：「像個急中瘋。」韓氏聽了，不免流淚嗟歎。無礙子從韓氏懷中將瑤華抱來，不知報說何語，安慰了一番，不知不覺，瑤華就肯聽了，一同用膳。韓氏即令管事，備辦身後一切。自此瑤華竟依傍無礙子眠食。

隔了七八日，已是遷移之期，人手眾多，已先擺設得齊齊整整，到了那個時辰，韓氏送無礙子同瑤華進屋，俱坐轎到了藝圃，各各拜了屋神，遂同韓氏周圍看視，一進牆門，就有兩耳房，東邊是守門太監居住，西邊是粗用太監居住。東邊廂房上兩間，是洗滌宮女住下，往下數間，俱堆積日用一應食物，西邊上兩間也是粗用宮女住下，下邊數間就是庖廚。走上廳堂，俱有■扇妝在二枋上，空出一條回廊，走入西邊兩大間，與耳房通連，共有四間，是上房使令之宮女所居，瑤華同四男四女的衣服什物，都安放在此。又從西房走到東邊，只見頭一間就是無礙子做房，中有隔扇分別內外。次間是瑤華做房，中間用細巧短■扇隔開，另有房門，內房是瑤華一張大炕，靠左另有一張小炕。韓氏問道：「何人在此伴他歇宿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我已撥白於玉在此伴他。」韓氏稱善。

外間有兩個炕，是四個女婢睡的。又到通連的兩間耳房內，看是每間有一炕，是四個男童住的。看完之後，又到樓上眺望了一回，見左右樓房內，所貯皆是置備的傢伙什物，韓氏道：「這些孩子還小，恐要隔了兩三年才能上學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小時有小時的功課，我欲過了新年，就要開館。」韓氏笑道：「但憑師父的主意。」說罷遂各下樓。韓氏見鋪設整齊，各物完備，十分歡喜。當晚就在無礙子這邊用膳，才回寢宮。

轉眼之間，已近年下，府中大小事件，不消說是忙個不清，直到元旦過了，遂各清閒無事。合府婦女，無非是要錢、吃酒，終日頑皮。不覺又到上燈了，韓氏備了酒筵，專請無礙子賞燈。瑤華同八個子女，一齊到寢宮來，已是燈月交輝，觀看移進，即便上席。韓氏興致濃郁，吃個淋漓盡致。一交二鼓，無礙子同瑤華告退，韓氏趁著酒興，必定要送他們過來，也不坐轎，只扶著兩個使女步行。前後殿上都張著燈彩，又看了一回，才同到藝圃。韓氏一路趁著月光，說笑不休，大家也只得隨著，到了大樓下，不想酒忽湧上心來，吐了個乾淨，頭重腳輕，就在西首沈翠眉床上睡下。

各宮女伺候了一天，也各倦了，遂倒的倒，睡的睡，燈燭自滅，人聲寂靜。這個空裡，就掀動了一個人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副史張超然之子張其德，那夜酒後，正無奈何，出了家門口，要看大殿上燈火，突然聽得藝圃這邊守門太監，知會那邊宮內守門太監道：「夫人酒醉，已在藝圃睡下了，可關好宮門，小心燈燭。」守宮門的太監答應了，各自去收拾睡覺。其德聽了，淫興大發，想今晚必有機會可圖，遂瞞了父母，換了輕便衣服，束縛停當，悄自一人，打從後屋爬上粉牆，縱身一跳，已是藝圃的空地，直至藝圃牆門，見門已緊閉，四圍高牆無處可入，再往門縫內一張，見內裡燈火未滅，遂撥下頭上挽發的簪兒，用簪腳撬撥門門，因天時乾燥，木門寬鬆，竟被他撥開了。挨身悄入，聞這守門太監俱已鼾睡，遂潛至崇本堂中，燈燭俱滅，黑洞洞不知無礙子睡在那一間。遂將東首房門一推，見門得牢緊，再往西首房間一推，也自堅閉。又順著西廊下走去，似有一門，用手一推而開，竟挨身入去，往炕一看摸，像是一雙小腳，知是一個女人，想必是無礙子了。此時色膽包天，遂輕啟其衣，成其好事，一溜而出。你道所奸者何人？乃是蘇遠香，因伺候一日，十分懶倦，故爾酣睡，被其德輕薄而去，竟不知覺。

卻說無礙子打坐出神，神歸後，放出慧光一照，知有奸人在室宣淫，乃是副史張超然之子，即欲飛劍斬之，忽又回想，將留為後日之用。且念及張超然止有此子，待其接續後嗣，然後處其罪孽。遂悄然拔關，先出以待。那其德急欲潛回家中，不防無礙子在暗處，手執一劍，一手揪住其德道，「你這賊子，竟敢潛入我室，任意姦淫，罪該萬死，快快伸頸受戮，還只一劍之苦。不然我聲張起來，還要累你生身父母。」

其德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就是無礙子，心中稍有主張，遂道：「師父，我也有片刻趨奉之勞，你忍心下此毒手？」無礙子道：「你口裡胡說些什麼，你剛才所奸的，乃是蘇遠香。你要近我的身，恐怕你轉十個娘胎，還不夠哩！你快伸直頭頸，我只一劍，就斷送了你。若再倔強，我就亂砍了！」起手即欲砍下，嚇得其德魂不附體，連忙跪下，只求饒命。無礙子停了一停道：「也罷，饒只饒一命，你若肯從此聽我指揮，受我約束，暫寬你一線之恩。」其德叩頭道：「多謝師父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也還要你伏侍郡主，你依不依？」其德忙又叩頭，說：「都依，都依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既然依我，你且站起身來。」其德聽說，只得爬起，方才站定，忽見一道白光，在眼前閃來，覺得下身冰涼的一過，把陽物剝將下來，卻不覺疼痛，突吃了一驚，竟如木偶一般。無礙子從腰間摸出一包末藥來，交付道：「快把這藥搽上，可保一命，去罷。」無礙子旋轉身來，就不見了。

這其德接著這藥，意欲解褲，豈知褲已破碎，這件寶貝已落在地上，遂撿出摺了，將藥末抹好，依然跳出牆去，從屋後轉到家中，悄悄睡下。一夜不睡，又加驚恐，上床就睡熟了。未到天明而疼痛難當，又將末藥搽上，聊以止痛。足足的挨了一個多月，方才收口，已成了一個太監了。且攔過一邊。

再說韓氏，那晚在無礙子這邊，因酒醉了，和衣睡在藝圃，一覺醒來，才知不在寢宮，深自懊悔，恐怕無礙子起來見了笑話。趕著梳洗，就回寢宮。然猶宿醒未醒，依舊躺下。因身子單弱，又感觸了舊病，睡了好幾日，才得平復，已是落燈時候。